

心灵漫笔

等玉兰花开

■安小悠

在春天，等玉兰花开是我必做的事。这两棵玉兰树长在楼下，一棵大些，一棵小些，正对楼道单元门。每次出门或归家，我都能看见它们。久而久之，它们就像童年老院里种的那些树一样，既长在岁月深处，也在我心底扎下了根。

十年前搬来这里时，它们还是两株幼苗，拇指粗细，一米多高，枝条稀疏。如今，大的那棵有三层楼高。3000多个昼夜，它不曾落下一季功课：春天，沉寂的枝头忽生一树繁花；夏天，身披一身翠色，舒卷有情；秋天，枝干描摹湛蓝的天空；冬雪落枝头，仿佛在预演春日的花事。

雪为胚胎、香为脂髓、花色如玉、花香似兰……盛赞玉兰花的词太多了，诗句、画亦不胜数举……“但有一枝堪

比玉，何须九畹始征兰。”玉兰花一开，仿佛撕开了春天用来装花的口袋。不消几日，迎春花、梨花、樱花、桃花、海棠花就赶趟儿开起来。至此，春暖花开变得具象化，一个明媚盛大的春天就到了人间。沙澧两岸绿树红花，妥妥一幅绝美的水粉画。

花开时节，我常带儿子上下楼运动。他跳绳，我坐在花坛的石沿上帮他计数。一阵风吹过，扑鼻而来的一半是玉兰花的芬芳，一半是小儿的汗味。

我爱玉兰花，爱它带给我的心灵感受。我觉得，陶渊明宅边如果栽一棵玉兰树，定是一件美事；蒲松龄的故事摊旁添一碗玉兰花泡的茶，说不定能流传下来一个玉兰花精的故事。难道辛夷坞里只有“木末芙蓉花”？我就不信偌大的辋川没有一棵玉兰树，王摩诘肯定是没有把它写进诗里。

有把它写进诗里。

定居杭州的朋友发来微信：“上天竺法喜讲寺中有一株超过500年的古玉兰，如雪山琼岛。”我回她：“等我的玉兰开花了，一样可以‘人从天上望琼枝’。”500年的古玉兰固然好看，但我的玉兰也一样好看。何况，想看500年的古玉兰还要跑到寺里去，而我的玉兰可以时时见呀。

当我凝望一棵开花的树，总有诗句从青春年少的岁月里赶来，争着抢着让我听。与花比肩站立的少年，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看过的那些花，都在记忆里“开且落”。

在某个等待玉兰花开的深夜，我在笔记本上慎重地写下一句话：白莲花上岸，野百合离地，扶摇直上玉兰枝。

那一刻，我分不清，我究竟是在等花开，还是在等你来。

诗风词韵

春序（外一首）

■宋离波

风轻悄悄的  
拂过一些骚动的冻土  
攒了一冬的积蓄  
等了一季的契机  
悄悄露出了端倪  
褐红的芽苞，一粒粒缀满枝头  
一些种子顶破冻土  
露出几点怯生生的鹅黄  
整个季节都欲拱出一片新绿  
萧条的日子已经撤退  
热闹的日子撑上了日程  
喊一嗓子，河水叮咚就醒了  
一声声啁啾的鸟鸣  
一股脑地闹腾起来  
叽喳喳唱响了春的旋律  
胭脂已经晕染  
接下来的日子  
红的、白的、粉的  
都会接踵而来  
发芽是一场静默的演出  
开花是一场张扬的告白

春雨

一场春雨，说来就来了  
绵绵似一层朦胧的轻纱  
密密地斜织着  
轻轻地抚过窗棂，敲打着地面  
渗透进每一寸土地  
一个个崭露头角的嫩芽  
一片片泛绿的叶子  
在微风与细雨中摆了摆身子  
焕发出勃勃生机  
细腻的雨丝  
染绿了山，渲染了水  
洗去了喧嚣，唤醒了绿意  
轻轻地诉说着春天的故事

春风辞（外二首）

■薛文君

在春天，没有一处疼痛  
风，多像母亲的手  
举得那么高，落得那么轻  
我是土坡上那一片草地中的一棵  
无数个我在翻滚中疯长  
我长着长着  
长成了另一个母亲

迎春花

这春的使者，活出朴素的光芒  
一簇一簇的碎金足有万两  
不！不止万两  
它们已把二月填满  
山坡上、小河边、土沟  
随处可见  
它对人间从不挑剔  
有泥土的地方便能安家乐业  
普通得像我们的祖辈、父辈  
就是它们  
义无反顾地冲破冬的桎梏  
谦卑地站在春天

春山

灰色，一点点挑亮、蜕变  
群山抬头  
光线打在下颌线上  
轮廓分明  
那些藏于山坡的旧事已捂不住  
风一吹，弥漫人间  
人间也醒了  
女人亮起嗓子  
云雀牵着炊烟  
乳名落在梦里梦外  
山桃花开了  
山，又长了一岁



国画（工笔）紫燕归来 陈春生 作

为春天做些准备

■张一曼

周末，我和爱人开车回老家。一路上，我的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家中的榆叶梅。

春节前整理庭院时，我注意到榆叶梅冒出了几株小苗。爱人用铁锹将榆叶梅小苗移出，在瓦盆底部铺上羊粪，将小苗连同“老娘土”一同放入盆中。记得母亲说过，“老娘土”越多，移栽的小苗越容易成活。“老娘土”这个叫法真的很妙，仿佛带着岁月的温度，让人心生暖意。泥土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混着羊粪的淡淡气味，竟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十几年来，我在瓦砾间寻到一根一尺来长的榆叶梅枝条，上面有几道划痕。我将它种在学校楼前的花池中。没想到它的生命力那么强，第二年便长出了许多侧枝和小苗。后来，我又将其中的一株小苗移植到老家。

每逢花开，我总忍不住驻足凝望，感慨万分：它们竟是当初那根被遗弃在瓦砾间的细弱枝条。

如今，学校楼前花池里那株榆

叶梅，花开时如一片粉色的霞，引得路过的师生纷纷回首；老家的那株榆叶梅，像一位身着粉色纱裙的少女，从影背景墙后探出窈窕的身姿，轻盈而优雅。

爱人平整了庭院门口的花池。那里种了一株爬藤月季，年前已修剪过枝条，此刻光秃秃的。爬藤月季旁边是一株多年前种下的海棠，如今比我还高。当初，我特意挑了花色红艳的海棠和月季种在大门口，因为老人常说红色看着喜庆。公公婆婆在老家住，红色的花朵或许能让他们心里自在些。

早些年，村里有户人家的大门口种了一棵紫薇花，一到夏天便花开满树。每次经过，我都会放慢脚步多看几眼。去年夏天，那棵紫薇花不见了。有人说紫薇花的枝干光滑，“没脸没皮”。那家人听后觉得别扭，就把它铲掉了。我暗自可惜：紫薇花也叫“百日红”，寓意挺好的。

翻整花池里的泥土时，我发现了几节被铲断的铜钱草根茎——我竟忘了冬日来临前花池里的铜钱

草也是绿油油一片。不忍它被风干，我便找来一个方形玻璃瓶，将洗净的石子放入其中，再轻轻将铜钱草的根茎安置在石子的空隙里，倒入清水，然后将玻璃瓶放在阳光充足的窗台上，只等春天叫醒它。

冬末春初，我总会整理家中的花木。只要它们还有一丝生命的迹象，我就会将它们安顿在泥土中，给予它们重新焕发生机的机会。如今，紫藤的枝条悄然攀附在墙头，黄木香过长的枝条被修剪得恰到好处，爬藤月季的肥料埋入土壤，海棠花的造型初现端倪，榆叶梅的枝干走势现出水墨画般的韵味，公公上周买回的枣树、橘子树、樱桃树也在大门外的菜畦旁安了家。望着它们光秃秃的枝条，我的心如同北飞的燕子，满怀期待。

无论是榆叶梅、海棠、黄木香，还是紫藤、铜钱草，它们都在静静地等待着春天的召唤，等待着生命的又一次绽放。而我，也在为春天做准备，期待着一场盛大的花事。

岁月凝香

散落在朋友圈里的记忆拼图

■王春红

最近，闲来翻看自己的朋友圈，发现自己的第一条朋友圈发表于2014年年底。多年来，朋友圈里保留了我很多生活的印记。

在朋友圈展示内容，美其名曰“晒”。发点什么出来，都像是接受阳光的沐浴。初在朋友圈，我“晒”的事物琳琅满目：美食、美景、心情，甚至包括小广告和寻物启事。那时的朋友圈是我生活中的新大陆，记录着生活中的闪光或黯然时刻。我以发朋友圈的方式向各自忙碌的朋友倾诉自己。

一个简单的“心形回应”便完成了朋友间无声的交流。网络将有关联的人聚拢在一起。新生的朋友圈像一个生命力旺盛的少年，有闪亮的瞳仁和饱满的精神，乐意发现精彩、展示自我。

两年后，我的朋友圈渐趋平淡，“晒”的内容少而单纯，多是女儿的成长片断。朋友圈记录美好回忆，让美好的感受加倍。也许，这就是记录的意义。

后来，我的朋友圈里大多是各种作业打卡记录，单调而执着。最长的一次关于女儿的练字打卡，我坚持在朋友圈发了120天。这对于做事只有三分钟热度的我是一种极好的锻炼。陪伴孩子成长

的同时，我自己也有了持之以恒的模样。

有一段时间，我陷入朋友圈里几乎没有朋友的尴尬境地。大量的广告像病毒一样肆意蔓延。朋友圈像自己的责任田，如果不管不顾，野草就会疯长，最终会吞噬庄稼。于是，我果断删除一些无关紧要的联系人，让朋友圈保持纯净。生活、工作、心灵都需要化繁为简。

如今，我的朋友圈沉寂如深山老林、无波古井。女儿渐渐长大，早已不愿出现在我的镜头中，甚至对我提及她的文字都要严格审核。我回归自在状态，和时光一起沉淀，渐渐看清心中所爱不过是明月清风、白纸黑字、路上风景等简单的事物。朋友圈里的朋友，大多亦是如此。

无论是现实还是网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圈子是一个磁场，只有特质相似的个体才会聚合在一起。山羊通过不懈努力挤进野圈的圈子，最终会成为野兽的美餐；飞蛾执着地扑向烈焰，最终会焚身而亡。所以，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圈子，不必强融；那些渐渐淡出自己圈子的人或事物，也不必强留。

和最舒服的人在一起，去都是自由风——这才是自己的圈子。



魂牵梦绕丸子汤

■王 寒

丸子汤承载着无数温暖与美好的回忆，以其独特的魅力让我难以忘怀。无论是年幼懵懂之时还是历经沧桑之后，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总能瞬间唤醒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丸子汤里的每一颗丸子都凝聚着家的味道，承载着母亲深深的爱意。

丸子汤里的丸子分素丸子和肉丸子。二者各有千秋，演绎不同的风情。

素丸子的食材多取自寻常人家的菜园，如鲜嫩的萝卜、清甜的藕……这些平凡的食材在长辈们的巧手下变成令人垂涎的美味。“人间有味是清欢”，素丸子正是“清欢”的代表。将萝卜擦成细丝，略作腌制，挤出多余的水分，保留了一份清甜；将藕洗净去皮，剁成碎末；将山药碾成泥状，赋予丸子软糯的口感。再加入一把面粉，撒上些许五香粉、盐等调料，搅拌均匀，让各种食材的味道相互交融。随后，将其搓成大小均匀的丸子，放入热油中炸至金黄。此时的素丸子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炸好的素丸子被投入精心熬制的高汤中，尽情吸收鲜美的高汤后变得更加圆润饱满。将丸子盛入碗中，撒上一把翠绿的葱花，滴上几滴香油，清新的香气瞬间弥漫开来。轻咬一口，先感受到外皮的酥脆，继而品尝到内部食材的软糯清甜。汤汁在口中四溢，让人仿佛品味到整个田园的清新与宁静。

相较于素丸子的清新淡雅，肉丸子多了几分醇厚与浓郁。对于喜爱肉食的人来说，

肉丸子无疑是舌尖上的狂欢。精选肥瘦相间的猪肉，将其细细剁碎，加入葱末、姜末去腥增香，放入适量的盐、生抽、料酒等，顺着同一个方向搅拌，让肉馅上劲。此时的肉馅变得紧致而富有弹性，搓成的肉丸子圆润饱满。肉丸子下到汤锅里，随着水温升高逐渐熟透，汤汁也变得愈发浓郁。对着吸饱了汤汁的肉丸子咬上一口，那醇厚的味道令人欲罢不能。

在不同地域，丸子汤有不同的演绎。东北的茰白肉血肠配丸子汤，满满的都是豪爽与大气。在寒冷的冬日，一家人围坐在热炕头，桌上常摆一大锅热气腾腾的茰白肉血肠丸子汤。肥美的白肉、嫩滑的血肠与圆润的丸子相互交织，在浓郁的高汤中翻滚，散发出诱人的香气。“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温馨的场景搭配一锅热气腾腾的丸子汤，让人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幸福。苏州丸子汤多了几分精致与细腻。那小巧玲珑的肉丸子，如江南水乡的女子般温婉动人。汤头清澈见底又滋味醇厚，搭配上鲜嫩的时蔬，如翠绿的青菜、洁白的笋片等，色彩斑斓，宛如一幅精美的画卷。每一口丸子汤都透着江南的灵秀与雅致，让人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仿佛置身于小桥流水的江南古镇。

时光流转，丸子汤的味道始终魂牵梦绕在心头。小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喝丸子汤的欢声笑语仿佛还在耳边回荡。无论走到哪里，丸子汤那熟悉的味道总会勾起我深深的思念。